

辣妹酷哥

——奇裝異服

現在的學生太虛榮了，花了好多工夫在裝扮身體上，
還有一些學生打扮得不男不女的，
要不然就是暴露或者追流行，真是太不像話了。

你曾為了那些老是無法乖乖的按照規定穿制服的學生困擾過嗎？你有學生把頭髮染成紅的、黃的、綠的，身上花花一片又是老虎又是玫瑰的刺青嗎？她們是不是也把耳朵打上好幾個洞，戴上金的、銀的、塑膠的耳環？她們的制服或許要比其他同學的透明，裡面是隱隱欲現的黑色蕾絲胸罩；他們的長褲總是包裹的緊緊的，鼓出青春熱力的隱約形體。你的頭開始隱隱作痛，唉！要如何是好？

你說學生是在趕流行，電視上的青春偶像一個個就是這副德性的；你說學生在耍帥，書包帶子長長的垂到膝蓋以下，走起路來一跩一跩的，故做威風。你害怕學生因為花太多時間裝扮身體而荒廢學業，更害怕這些奇裝異服的學生會走向人生的歧途。你說：「這些學生看起來就像不良少年（女），搞不好，她們早就和不良少年（女）混在一起了。」自認是良師的你，於是想把她們拉回「正常」的軌道，卻總是力不從心。

親愛的老師們，先回想一下自己也曾經走過的青少年時期吧！你不是也曾想盡辦法讓自己在同儕中看起來與眾不同？你不是也費盡心思吸引老師和同學的注意？你也曾偷偷的在樸實無華的制服、書包、髮式上動手腳加花樣。

想想看，你為裝扮自己而花費的時間並沒有影響你平穩的走上

人生道路（所以你如今為人師表），也沒有讓你真正「學壞」吧！然而，為什麼一旦你變成老師，輪到你的學生這麼做，你就不能信任她們了呢？

或許你會辯稱：「我以前從來沒有像他們那樣費心思打扮自己，我覺得內在比外在重要。」

你說得沒錯，你有權利選擇只「關注內在」——就像學生們有權利選擇「美化外在」一樣。價值觀的多元化本來就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本表現。

再說，如果你從來就不曾在這方面享受過創造自己、塑造自己、美化自己的快樂，你又怎能斷言別人不能從這種經驗中學到一些建設性的事呢？假使你沒有在與眾不同的身體包裝上得到快樂，這並不表示他人也必須順從傳統才能得到快樂吧！嘿！再想

一想，搞不好，你的憂心還有一些妒忌的成份吧！

再說：「最讓我擔心的是，有些學生實在是太不男不女了，男生戴耳環，女生剪超短髮，把性別角色都搞亂了，這也不要管嗎？」

噯！是誰規定某個性別只能做某種事情呀？這年頭連新好男人都得下廚做菜換尿布了，誰還拘泥於嚴謹的性別分



工啊！而且如果照你所說，外表只是很表面的事，那麼，說不定學生也只是在表面上玩一玩改變身體的形象而已，你又何必過度緊張，覺得這會敗壞他們一生前途呢？

你說：「他們沒有自制力，花太多心思在打扮上，會分心，會荒廢學業。」

拜託！學生喜歡流行文化，多過於喜歡課業，這正凸顯了我們的課業安排太過無趣呆板，與現實世界脫節，又沒有嘗試使學習活潑化、生活化，再加上考試文化所帶來的各種壓力焦慮羞辱懲罰，難怪學生會需要在流行文化中找點愉悅，找點肯定自我的空間，以便維持某種活下去的理由。你不也唱K T V、打保齡球、大吃一頓、瘋狂購物，以便在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現實中踽踽獨行嗎？

說實在的，學生注意自己的身體、注意自己的裝扮，這絕對是一個教育機會。它可以被發展成一種敏銳的流行感，進而透過善意的鼓勵轉化成對其他外界資訊的興趣。它可以被調教成一種有個性的美感，進而發展成學生自主自立的力量。它可以是一個認識文化，分析文化的進途。它可以是一個比較文化差異，反省本土文化發展的教學工具。它還可以促使學生在關注自己的時候學會考慮他人的觀感，從他人的眼光來看自己，這些都會有助於學生學習設身處地的看事情，而不是隨便的一意孤行。

真正重要的問題倒是：老師有沒有那種活潑、啟發的智慧和開闊的眼界，來對學生的流行文化追逐做出友善的反應，幫助學生把流行文化轉化成學習的成長經驗？

要想這樣做，老師第一步就得先表示出對這種文化的友善——

不是說說而已，而是用衷心的欣賞來表態。學生能夠在老師的反應中找到善意的支援，能夠肯定自己的身體形象，才會有助於她們建立自信心和安全感，減少因為焦慮不安而產生的怨忿，反而因為感受到周圍環境中的友善，慢慢學會愛自己，肯定自己，也學會肯定別人，互相欣賞——這些做法都會減少敵意和侵略的發生，從而培養比較開朗的人格。

另外，老師和學生也應該把握機會從事美感的陶冶，透過別人示範（像演藝人員、媒體紅人或甚至檳榔西施）或自己找尋參考書籍——每個書店都有無數期刊和專書可讀，在不斷的嘗試中開發各種裝扮自己的方法，也可以一起討論怎麼樣從衣著上展現自己，觀察他人，怎樣在有限的經濟資源上發揮個人風格。這種研究和討論，絕對有利於學生對書店、對查資料、對有條有理的辯論產生興趣。

衣著打扮可以是一種與人相處、發揮吸引力、表現善意的機會和藝術。身為一個愛護學生的良師，你也應該好好的充實自己對流行的知識，和走在潮流尖端的學生一起成長吧！[涂懿美、何春蕤]